

蔡骏

作品

生死河

在一片死灰之中，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一个淡绿

THE MEMORY: A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A Child with
Past Life Memory :
a Novel

生死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河 / 蔡骏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6
ISBN 978-7-5502-1547-4

I. ①生…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9266号

生死河

作 者: 蔡 骏
特约监制: 柳 易 梁睿乔
产品经理: 布 狄
责任编辑: 王 巍
特约编辑: 姬庆祥
装帧设计: 韩 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84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20.5印张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547-4
定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申明：小说核心人物，南明高中语文老师，死于魔女区

司望：小说主人公，曾为谷秋莎养子

欧阳小枝：高中时代为申明的学生，后为司望的高中语文老师

何清影：司望的母亲

叶萧：警官，接替黄海调查申明遇害等案件

路中岳：申明高中同学，谷秋莎丈夫

谷秋莎：申明生前女友，谷长龙之女，曾为司望养母

谷长龙：谷秋莎父亲，曾为大学校长

黄海：警官，负责调查柳曼、申明遇害等案件

马力：高中时代为申明的学生，与柳曼、欧阳小枝是同学

张鸣松：南明高中数学老师，司望的高中班主任

柳曼：申明的学生，被人发现死于学校图书馆屋顶上

申援朝：申明的亲生父亲，检察官

申敏：申援朝之女，申明同父异母妹妹，申明死后出生

尹玉：司望唯一的朋友

人物介绍

如果 我死了

请悄悄地将我忘了

寂寞的时候

就在我喜欢的油菜花田中为我哭泣吧

如果 有无法入眠的夜晚

在黑暗的海边

请从窗户轻轻地呼喊我吧

让我的名字 乘风而去

如果 被雨敲打的

杏花散落一地的话

离乡背井的我

将竖起衣领 漫步在雨中

如果 点燃火柴的话

哀伤便会涌现

这样爱哭的我的脆弱的泪水

思念 究竟是什么

森田童子《如果我死了》

▶ 第一部

黄泉路 / 001

词典里说死亡是相对于生命体存在的一种生命现象，即维持一个生物存活的所有生物学功能的永久终止。导致死亡的现象有：衰老、被捕食、营养不良、疾病、自杀、被杀以及意外事故，或者受伤。所有已知的生物都不可避免要经历死亡。

人死以后的物质遗骸，通常被称为尸体。

▶ 第二部

忘川水 / 031

1995年6月19日，深夜十点，当谷秋莎与爸爸一起在苍山洱海间欣赏月光，申明正在电闪雷鸣中的地下死去。

谁杀了申明？

九年来，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心底，即便早就嫁作他人之妇，却终究无法忘记。

忽然，谷秋莎很想再见到那个叫司望的男孩。

▶ 第三部

奈何桥 / 095

“人类是有灵魂的，灵魂与呼吸之间，有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比如，当我们睡眠时，就是灵魂与肉体的短暂分开，死亡则是永久的别离。动物或者植物，同样也存在灵魂。灵魂，可以从一个生命转移到另一个生命。

▶ 第四部

孟婆汤 / 163

夜色苍茫，南明路早已不复往昔。司望一句话都没说，连天飞雪不断地扑上眼睛，渐渐地模糊了视线，幸好还有路灯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白色雪地上。

经过通往魔女区的小径，夹在两个建造中的楼盘之间，蜿蜒曲折到废弃厂房的角落。欧阳小枝停下脚步，几乎能望见残留的烟囱。忽然，再也无法向内走哪怕一步。

▶ 第五部

未亡人 / 227

申敏十八岁了，像春天的油菜花田般惹人怜爱。天空飘着小雨，爸爸带她刚给妈妈扫完墓，捧着纸钱与鲜花，来到郊外另一座公墓，这里埋葬着她从未谋面的哥哥。

令人意外的是，墓碑前蹲着一个男人的背影，正在烧着纸钱与锡箔，雨水与火焰化作烟雾缭绕左右。

目



录

黄 泉 路

▼ 第一部



我所能看见的妇女
水中的妇女
请在麦地之中
清理好我的骨头
如一束芦花的骨头
把它装在琴箱里带回

我所能看见的
洁净的妇女，河流
上的妇女
请把手伸到麦地之中

当我没有希望
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
请整理好我那凌乱的骨头
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
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

——海子《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

第一章

1995年6月19日，我死了。

词典里说死亡是相对于生命体存在的一种生命现象，即维持一个生物存活的所有生物学功能的永久终止。导致死亡的现象有：衰老、被捕食、营养不良、疾病、自杀、被杀以及意外事故，或者受伤。所有已知的生物都不可避免要经历死亡。

人死以后的物质遗骸，通常被称为尸体。

科学家说每个人在死亡瞬间，都可能有过濒死体验，比如穿越一条散发着白光的隧道，感觉灵魂飘浮到天花板，俯瞰躺在床上自己的尸体，或者看到这辈子死去的亲人，以及生命中所有的细节一一回放？

乃至见到基督、佛祖、大仙、哆啦A梦……

至于——死后的世界是什么？

电冰箱的冷藏室般冰冷？微波炉的高火挡般炽热？还是星球大战里的外星般荒漠？抑或阿凡提口中的天国花园？

当我还住在地下室，向老爷爷要过一套白话本的《聊斋志异》，我对那些故事深信不疑——死后可转世投胎重新做人，大奸大恶之徒则要在十八层地狱中遭受各种酷刑，悲惨的冤魂不散就只能沦落为聂小倩了……上中学以后，政治课上学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让我确信所谓的转世轮回，全属鬼扯淡的无稽之谈。

我们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这样吗？

十六岁，有次在操场上疯玩，一块玻璃从天而降，在我跟前砸得粉碎，几片碎玻璃扎进腿里。如果再快一秒钟，或者玻璃偏几厘米，就会在我脑袋上敲个大洞，要么当场一命呜呼，要么变成植物人。虽然只是轻微外伤，我却莫名其妙地上吐下泻，躺在医

院里大病一场，每夜被各种噩梦惊醒，不是遭人用刀割断喉咙，就是过马路时被卡车撞飞，或是从楼顶失足坠落……

我是多么惧怕死亡啊，你也是。

1995年6月19日，星期一，深夜十点。

我死于谋杀。

第二章

我相信，死亡是有预兆的。

被杀害前的两个星期，死亡如同熟透了的红苹果，接二连三扑到牛顿面前……

1995年6月5日，星期一，清晨六点，我被窗外的尖叫声惊醒。

以为那是噩梦里的声音，好几年没再来过了，挣扎着要爬起来，但无能为力，仿佛有人重重压在身上——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经验，据说这就是“鬼压床”。

他又来了。我看到一张脸，暗黑中模糊的脸，安在强壮男人的躯干上。像小时候那样，我想尖叫，却发不出声音，似乎被掐紧脖子。

窗外又传来第二声、第三声、第N声尖叫，从凄厉的女声变成粗野的男声……

这些撕心裂肺的叫声救了我的命。

晨光熹微，噩梦中的那团脸消失，只剩下床头贴着的海报，马拉多纳正捧起大力神杯，他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的偶像。

这是寄宿制南明高级中学，从四楼窗户向外眺望，学校图书馆的屋顶上，躺着一个白衣女生。

虽有百米之遥，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柳曼，身体扭曲得不成样子，一动不动地僵硬在屋顶上，黑色长发如瀑布般铺在红色瓦楞间，我想起看过无数遍的《红与黑》。

她死了。

柳曼是高三（2）班的学生，而我是她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我叫申明——申明的申，申明的明。

三年前，我刚从中文系本科毕业，分配到南明高级中学做老师，这是我最熟悉的学校。

我只穿起一条长裤，披上衬衫冲出寝室。整栋楼响彻男生们的喧哗，大多第一次看到同学死于非命。我连滚带爬地摔倒在楼梯拐角，又疯狂地爬起来，没感到额头正在流血。

学校大操场颇为宽广，中间是片标准足球场，外面有圈田径跑道，再往后是一大片开满鲜艳花朵的夹竹桃林，反正在这荒郊野外有的是空地。

十年前，就在这片跑道上，我获得过校运动会的男子百米冠军。

我裸露着胸膛，撒开双腿全力冲刺，时间一下子停滞，仿佛在我与图书馆之间，隔着一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流。背后就是女生宿舍，尖叫与哭喊声此起彼伏，少女们都趴在窗口，焦点却已从屋顶的女尸，转移到我飞速穿过操场的背影上。

1分20秒，从寝室到图书馆。

南明高中的校舍比较新，唯独图书馆的两层小楼例外——不知多少年前就在这儿了，还有中国传统的歇山顶，屋脊上开了个小阁楼，谁都没上去过。这扇神秘的阁楼窗户，半夜偶尔会亮起微弱灯光，成为学校一大灵异传说胜地。

来到充满纸页与油墨味的二楼，整栋图书馆都空无一人，除了屋顶上的死人。

再爬一层楼梯，小阁楼的木门从外面用插销锁上了。我拔下插销推开门，迎面是一间幽暗屋子，窄窗射来刺眼的亮光，堆满各种老书，灰尘呛得人咳嗽，伴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窗户是敞开的。

风吹乱了头发，我毫不犹豫地翻出窗户——图书馆楼顶，瓦片与几蓬青草在脚下，横卧白衣黑发的少女。

跌跌撞撞摸过去，脚底一滑几乎摔倒，远远听到女生宿舍一片惊呼，有块瓦片应声坠落，在楼下粉身碎骨。

我看清了柳曼的脸，南明高级中学最漂亮的女生，也是流言蜚语最多的女生，其中最不堪入耳的八卦——与我有关。

从她僵硬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死得非常痛苦，双眼瞪大了面对天空，最终时刻看的是月亮还是流星？

抑或凶手的脸？

为何我认定这是一场谋杀？

不过，她死去的姿态很漂亮。

像一朵被摘下来的玫瑰，正以独特的姿态渐渐枯萎。

我惧怕死亡，但不惧怕死人，小心翼翼俯下身，触向柳曼的脖子。女生宿舍的尖叫

声越发惶恐凄惨，不知我在她们心中的形象，是变得更男人还是更可怕？

摸到了——只有死人的皮肤，才会如此冰凉，还有一种特有的僵硬。

尽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我还是滑倒在瓦片上，蹬着脚仰天挪后几寸，指尖触电一般，仿佛再过片刻就要腐烂。

我已代替医生开出了柳曼的死亡通知单。

忽然，眼角有两滴眼泪滑落，这是作为一名高中老师，尤其是死去女生的班主任老师，最为合情合理的泪水。

我与柳曼并排躺在图书馆的屋顶上，就像两具尸体。我看不到星星与月亮，只有清晨阴暗的天空，似乎飘浮着死者的灵魂。透过大操场上浑浊阴惨的空气，女生寝室的某个窗口，她正藏在一堆女生的缝隙间，异常冷静地望着我。

第三章

“这是一场谋杀。”

说话的男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警服，面色黝黑冷峻，自始至终没有表情，声音异常沉闷。

“有……有没有凶手的线索？”

该死！怎么一下子结巴了？手指下意识地摩擦衣角，二楼的教师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人。外面走廊不时有学生经过，挤在窗前看热闹，全被教导主任轰走了。

六小时前，学校图书馆的屋顶上，我确认高三（2）班的女生柳曼死了，我是她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我叫黄海，是负责本案的警官。”

“没想到我带的毕业班会发生这种事，再过一个月就要高考了，这下真是……我和校长刚接待了柳曼的爸爸，虽然不断道歉，我还是被打了一记耳光，但我不会记恨的。”

我摸着通红的脸颊，想把目光拉向地面，黄海警官的双眼却如磁铁，令人无处藏身。

“申老师，有人反映——昨天晚自习后，你和柳曼两个人，单独在教室里聊天，有这回事吗？”

他的语速缓慢有力，像数百吨重的打桩机，将我碾得粉身碎骨。

“是。”

“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

果然，我成了杀人嫌疑对象。

“别紧张，把情况说明就可以。”

“昨晚，我正好路过那间教室，是柳曼把我拖住说话的。她问我语文模拟考卷里的难题，比如曹操的《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两句的典故出处。”

这是警方的审讯吗？我出丑到了极点，双腿夹紧，居然有要小便的冲动。

“哦，就这些吗？”

“都是文言文方面的，她问柳永《雨霖铃》‘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的兰舟与李清照笔下的‘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是否是同一种船？”

“还有吗？”

黄海警官冷静地等待补充，这可怕的耐心，让我想起柳曼死亡的姿态：“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句中的‘钿头云篦’具体何解？好像就这三个问题，我解答后就离开了。”

其实，我脑中浮现的是“血色罗裙翻酒污”。

“申老师，你对柳曼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这个学生性格有些怪异，喜欢到处打听事情，学校里几乎没有她不知道的秘密，因此也有些同学讨厌她。像她这么漂亮的女生，自然能引起男生的兴趣，不过至今还没有早恋的迹象。她的胆量比许多男生都大，恐怕也只有她敢半夜一个人跑到图书馆的小阁楼。”

“你怎么知道她是半夜一个人过去的？”

“哦？还有凶手呢！”虽然我没有杀人，可在警察耳中，我的每句话里都有破绽，“你的意思是——除了凶手与被害人，现场可能还有第三个人？”

黄海警官平静地摇头：“对不起，我不是来跟你推理案情的。”

“柳曼看起来开朗活泼，实际是个内心孤僻的孩子。大概是单亲家庭，跟着爸爸长大，缺乏母爱的缘故。她的成绩不好，读书易分心，在外面社会关系复杂。我们南明高中是全市的重点寄宿制学校，给不少名牌大学输送过尖子生，但柳曼能不能考上大学都是个问号，我作为她的班主任很头疼，经常在晚上帮她补课。”

“非常抱歉，我想问的是——”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一拳重重砸在玻璃台板上，“可恶！最近两个星期，学校里流传着无耻的谣言，竟说我跟柳曼之间存在某种暧昧关系，这是对我的人格与师德的最大侮辱，无中生有的血口喷人！”

“申老师，关于这件事，我与校长以及几位老师都聊过了，这个谣言没有任何证据，只在学生中间流传，我相信你是清白的。”黄海警官忍不住点起一根香烟，猛抽两口，“对了，听说你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是，我的高中三年就在此度过，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太熟悉了，没想到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回了母校任教，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我觉得非常幸运。”

说到这种恶心的官话套话，我可是出口成章，无须经过大脑思考。

“一草一木？”黄海皱起眉头。

我摸不着头脑：“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申老师，您才二十五岁，觉悟就那么高，真让人敬佩啊。”他的脸上满是蓝色的烟雾，让人看不清眼睛，“听说您很快就要离开南明高中了？”

“真舍不得啊！我才当了三年高中老师，这是我带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毕业班，等到高考结束后的七月，我就会上调到市教育局团委。”

“那么恭喜您了。”

“我还是喜欢当老师，大概很难适应机关办公室的工作吧。”

他毫无表情地点头，迅速掐灭吸到一半的烟头：“我先走了！这几天你不会出远门吧？”

“是，我一直住在学校的宿舍，下个月就要高考了，哪能离开学生们呢？”

“随时保持联系，再见！”

黄海警官风一般走出房间，我看到窗外走廊里教导主任的脸，他却避开我的目光，跟在警察身后离开了。

我对警察说谎了。

柳曼虽然喜欢朦胧诗，却对古典诗词知之甚少，怎会问出“钿头云篦击节碎”？

昨晚，她在自习教室对我说：“申老师，我已经知道了她的秘密。”

难道与死亡诗社有关？

我的心头狂跳，想要快点逃出去，免得被人看到徒增麻烦，这女生已够让我倒霉了，真希望她今晚就从世上消失。

五分钟后，她说出了大部分死人才知道的事，我想用“女巫”两个字来形容并不为过。

“跟你有什么关系？”

头顶的日光灯管不停摇晃，将两个人影投在地上，即便教室里一丝风都没有。

她靠在黑板上说：“就在这所学校里，我知道所有人的秘密。”

这才是昨晚真实的对话。

但是，我没杀人。

1995年6月5日，中午十二点。所有人都去食堂了，唯独我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早上刚触摸过尸体，怎有胃口吃得下饭？

下午，我上了一节语文课，批改前几天收上来的测试卷子。教室中间空了个座位，不知谁放了一朵夹竹桃花在课桌上。学生们不时抬头盯着我，交头接耳。我的语气虚弱，始终不敢提到柳曼，仿佛今天死去的女生从没见过我们班上。

最后一节课，匆忙低头走出教室，走廊里挤满围观的人，就像我的脸上贴着“杀人犯”三个字。

多功能楼底下，我们班的几个男生正凑着说话，看到我立即散开。只有马力留了下来，他是班里功课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你们在说柳曼？”

“申老师，您知道吗？”

马力的个子修长，长得像吴奇隆，却留着郭富城的发型，整天一脸忧郁的样子。

“什么？”

“柳曼是被人毒死的！”

“我猜也是嘛，早上我检查她的尸体时，没发现有什么外伤。”

“学校里都传遍了，上午警察在现场勘察，认定柳曼是通过图书馆的阁楼窗户，才爬到屋顶上去的。阁楼房门被人从外面锁上，受害者在里面打不开，中毒后也无法逃出。地板上发现了一些液体残迹，警方收集证据走后，我们的化学老师私自进去做了化验，你知道他是个大嘴巴。”

“告诉我化验结果。”

“在水迹中发现大量夹竹桃苷的成分。”

“夹竹桃苷？”

其实，我全明白了，却在马力的面前装糊涂。

“化学老师在上课时说过，夹竹桃苷可从夹竹桃中提取，生物体内如果有0.5毫克纯的夹竹桃苷足以致命！因此，他叫我们不要靠近那些夹竹桃。”

学校操场两侧长满了夹竹桃，每年期末考试，都会开得鲜红灿烂，而红色夹竹桃正是毒性最烈的一种。

“不要随便乱传这些话，警方验尸报告出来前，谁都不晓得柳曼的真实死因是什么！”我拍了拍马力的肩膀，贴着他的耳朵说，“人言可畏！你明白我的意思。”

“老师，我想柳曼不会无缘无故去闹鬼的图书馆小阁楼，一定是有人把她约到那里去的，你说约她去的那个人是谁呢？”

他瞪着一双清澈到让人心悸的眼睛，我后退两步：“连你也不相信我了？”

“对不起，可是同学们都在说……”

“住嘴！”

我飞快地从马力面前跑开，看着郁郁葱葱的夹竹桃，绿色枝叶间无数火红的花朵，让人有种莫名的恶心。

忽然，我明白了黄海警官为何要重复一遍我所说的“一草一木”。

第四章

1995年6月5日，黑夜。

男生宿舍楼的四层，走廊最深处的19号寝室，隔壁是堆满杂物的储藏室。未婚妻谷秋莎只来过两次，说我住的地方连狗窝都不如，发誓要让我有一个最宽敞舒适的家。

一个月后，我和她就要结婚了。

婚礼时间定在高考结束后，也是我调离南明高中，正式到市教育局上班之前。而我俩领取结婚证的时间，已定在两周后的6月19日。

我刚跟未婚妻通了一个电话，还不敢告诉她今天的事，只说我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很快就会过去的。

手表走到了十点钟，这是谷秋莎的爸爸送给我的，还是在香港买的瑞士名表，一度引起教师办公室的轰动。我本来都舍不得拿出来，生怕把光亮的表面磨损了，还是秋莎强迫我必须每天都要戴。

坐在写字台跟前，我来不及摘下手表，痴痴看着表面的玻璃，映出自己疲惫不堪的